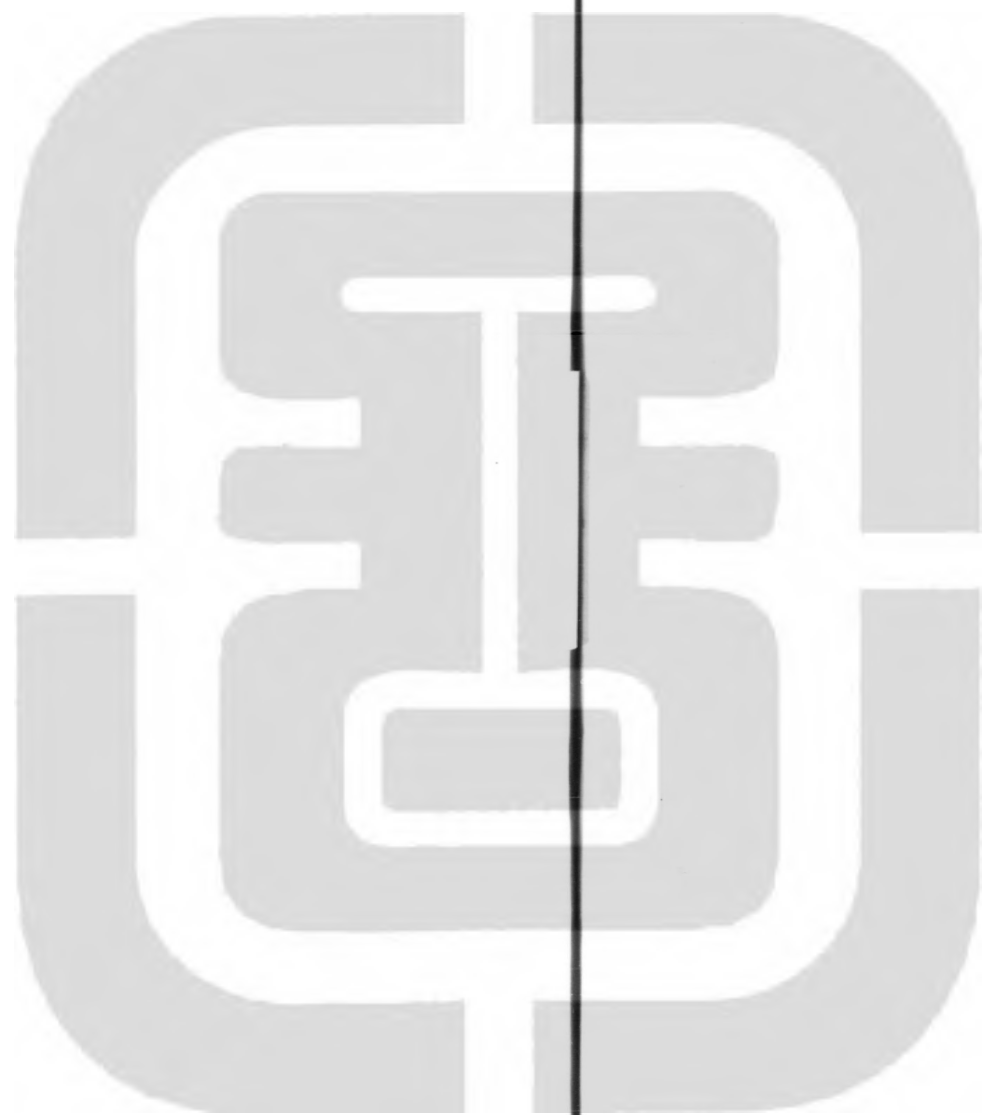




裴
鏞
傳
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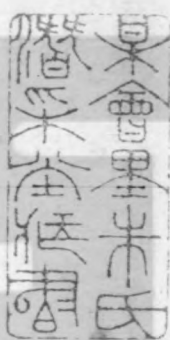


上海圖書館藏

傳奇上



崔燁



裴

鉞



貞元中有崔燁者故監察向之子也向有詩名於人間終於南海從事燁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產多尚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棲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於開元寺燁因窺之見乞食老嫗因蹶而覆人之酒壘當壚者毆之計其直僅一緡耳燁憐之脫衣為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告燁曰謝子為脫吾難吾善灸贅疣今

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每過玩贅只一炷耳不獨愈
若兼獲美艷燁笑而受之姬倏亦不見後數日因游
海光寺遇老僧贅于耳燁因出艾試灸之而如其說
僧感之甚謂燁曰貧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卽君
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鏹巨萬亦有斯疾
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請為書導之燁曰然任翁一
聞喜躍禮請甚謹燁因出艾一熱而愈任翁告燁曰
謝君子痊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十萬奉子幸從容
無草之而去燁因留彼燁善絲竹之妙聞主人堂前
彈琴聲詰家童對曰主人之愛女也因請其琴而彈

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任翁家事鬼曰獨脚神每三
歲必殺一人譽之時已逼矣求人不獲任翁俄負心
召其子計之曰門下客既不來無血屬可以為儼吾
聞大恩尚不報况愈小疾耳遂令具神饌夜持半擬
殺燁已潛高燁所處之室而燁莫覺如密知之潛持
刃於寔隙間告燁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
汝可持此破寔遁去不然者少頃死矣此刃亦聖持
去無相累也燁恐悸汗流揮刃推刃艾新寔櫺躍出拔
鍵而走任翁俄覺率家僮十餘輩持刃秉炬追之六
七里幾及之燁因迷道失足墜于大枯井中追者失

縱而返煒維墜井為橋葉祈藉而無傷及曉視之乃
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可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千
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前有石曰巖上有物
滴下如鉛蜜注曰中蛇就飲之煒察蛇有異乃叩首
祝之曰龍王其不幸墜于此願王憫之幸不相害因
飲其餘亦不飢渴細視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煒感蛇
之見憫欲為灸之奈無從得火既久有遙火飄入於
穴煒乃燃艾啟蛇而灸之是贄應手墜地蛇之飲食
久妨礙及去願以為便遂吐徑寸珠酬煒：不受而
啟蛇曰龍王能施雲雨陰陽莫測神變由心行藏在

已必能有道拯援况淪徇賜挈維得還人世則死生
感激銘在肌膚但得一端不願懷寶蛇遂咽珠蜿蜒
將有所透煒遂再拜墜地而去不由穴口只於洞中
行可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光燭兩壁時見
繪畫方丈夫咸有冠帶最後觸一石門：有金獸鑿
環洞然朗朗蛇低首不進而卸下煒：將謂已達人
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濶可百餘步而之四壁皆鐫
為房室當中有錦繡幃帳數間垂金泥紫更飾以珠
翠炫晃如明星之連綴帳前有金爐：上有蛟龍鸞
鳳龜地鸞雀皆張口噴出香烟芬芬鬱鬱傍有小池

砌以金壁貯以水銀鳧醫之類皆琢以瓊瑤而泛之
四壁有林咸飾以象屏上有琴瑟笙簧鼓柷敔不
可勝記煒細視手澤尚新煒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
也良久取琴試彈之四壁戶牖咸啟有小青衣出而
咲曰玉京子已送崔家即君至矣遂却走入須臾有
四女皆方鬢髻曳霓裳之衣謂煒曰何崔子擅入皇
帝宣宮耶煒乃捨琴再拜女亦酬拜煒曰既是皇帝
宣宮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爾遂命煒就榻鼓琴
煒乃彈胡茄女曰何曲也曰胡茄也曰何為胡茄吾
不曉也煒曰漢蔡文姬而中郎邕之女也沒于胡中

及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像胡中吹茄哀
咽之韻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傳觴煒乃
叩首求歸之意頗切女曰崔子既來皆是宿分何必
匆遽幸且淹駐羊城使者少頃當來可以隨往謂崔
子曰皇帝已許田夫人奉箕箒便可相見崔子莫測
端倪不敢應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
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即也再命不至謂煒曰田
夫人淑德美麗世無儔匹願君子善奉之亦宿業耳
夫人即齊王女也齊子曰齊王何人也曰王諱橫昔
漢初亡齊而居海島者遠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煒因

舉首上見一穴隱：然觀人間天漢耳四女曰羊城
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須臾至座背
有一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
字進於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
死安南都護趙昌充替女酌醴飲使者曰雀子欲婦
番禺願為擊徃使者唱喏迴謂燁曰他日須與使者
易服緝宇以相酢勞燁但唯：四女曰皇帝有勅令
與郎君固寶陽燧珠將徃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緡
而易之遂命侍女開玉函取珠授燁：再拜捧受謂
四女曰燁不曾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處既遺如是

女曰郎君先人有詩於越臺感悟徐紳遂見修葺皇
帝愧之亦有詩繼和賚珠之意已露詩中不假僕說
即君豈不曉耶燁曰不識皇帝何詩女命侍女書題
於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歲荒臺遺路隅一煩太守
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美婦與明珠燁曰皇
帝原何姓字女曰已後當自知耳女謂燁曰中_元日須
具美酒豐饌於廣州蒲澗寺靜室吾輩當送田夫人
徃燁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鮑姑
艾可留少許燁但留艾即不知鮑姑是何人也遂留
之瞬息而出穴履於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望星

漢時已五載矣更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早寺僧人以早
糜見餉遂歸廣州崔子先有舍稅居至日徃舍詢之
曰已三年矣主人謂崔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
煒不實告開其戶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則徐
紳果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即潛鬻是珠有老胡
人一見遂匍匐禮手曰即君的入南越王趙佗墓中
來不然者不合得斯寶蓋趙佗以珠為殉故也崔子
乃其實告方知皇帝是趙佗亦曾稱南越武帝故
耳遂具十萬緡易之崔子詰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
大食國寶陽燧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

盜婦番禺今僅千載矣我國有能玄象者言來歲國
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船重資抵番禺而搜索今
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墜一室胡人遽
泛舶歸大食去煒得金遂具家產然訪羊城使者竟
無影響後有事于城隍廟忽見神像有類使者又觀
神筆上有細字乃侍女所題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
重粉纈及廣其宇是知羊城即廣州城廟有五羊焉
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囂之墓耳又登
越王殿臺觀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
生秋草方墓多年無子孫野人踏踐成官道兼越王

繼和詩蹤跡頗異乃詢王者王者曰徐大夫伸因登
此臺感雀侍御詩故重粉飾臺殿所以煥赫耳後梓
及中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留滄澗寺僧室夜將半
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儀艷逸言旨淡雅四女與雀
生進觴諧謔將曉告去雀子遂再拜訖致書達於越
王卑辭厚禮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室煒詰夫人曰
既是齊王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國破家亡遭
越王所虜為嬪御王崩因以為殉乃不知今是幾時
也音烹鬻生如昨日耳女憶故事輒一潛然煒問曰
四女何人曰其二甌越王媵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譜

所進俱為殉者又問曰昔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鮑
靚女葛洪妻也多行矣于南海煒方歎駭昔日之姬
耳又曰呼她為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長跨斯龍
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煒因在而飲龍餘沫肌膚
少嫩筋力輕健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散金破產棲心
道門乃挈室往羅浮訪鮑姑後竟不知所適

陶尹二君

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虛二老人相契為友多游
嵩華二峯採松脂茯苓為業二人因携釀醞陟芙蓉
峯尋異境憩于大松林下因傾壺飲聞松梢有二人

撫掌咲聲二公起而問曰莫非神仙乎豈不能下降
而飲斯一爵笑者曰吾二人非山精木魅僕是秦之
役夫彼即秦宮女子聞君酒馨頗思一醉但形體改
易毛髮怪異恐子慄慄未能便降子但安心徐待吾
當返而易衣而至幸無遽捨我去二公曰教聞命矣
遂久伺之忽松下見一丈夫方服儼雅一女子鬟髻
綵衣俱至二公拜謂忻然還坐頃之陶君啟神仙何
代人何以至此既獲拜侍頓怯未悟方丈夫曰余秦
之役也家本秦人及稍成童值始皇帝好神仙術求
不死藥因為徐福所惑搜童男童女千人將之海島

余為童子乃在其選但見鮮濤感雪奮關排空石橋
之柱歌危蓬岫之烟杳渺恐羹魚腹猶貪雀生于難
厄之中遂出奇計因脫斯禍歸而易姓業儒不數年
中又遭始皇煨燼典墳坑殺儒士搢紳泣血簪紱悲
號余當此時復在其數時于危懼之中又出奇計乃
脫斯苦又改姓氏為版築夫又遭秦皇欵信妖妄遂
築長城西起臨洮東之海曲灑雁悲晝寒雲咽空鄉
關之鬼魂飄沙磧之勞力竭墮趾傷骨陷雪觸冰余
為役夫復在其數遂於辛勤之中又出奇計得脫斯
難又改姓氏而業工乃屬秦皇帝崩穿鑿駟山大修

瑩域玉輝金砌珠櫺瓊枝綺殿錦宮雲樓霞閣工人
匠石盡閉幽隧余為工匠復在數中又出奇謀得脫
斯若凡四設權奇之計得脫大禍知不過世遂逃此
山食粉脂木實乃得延齡耳此毛女者乃秦之宮人
同為殉者余乃同與脫駟山之禍共匿於此不知於
今經幾甲子耶二子曰秦於今世繼止統者九代千
餘年興亡之事不可歷數二公遂俱稽顙曰余二小
子幸遇大仙多劫因依使今諧遇金丹大藥可得聞
乎朽骨腐肌實翼休蔭方丈夫曰余本凡人但能絕
其世慮因食木實乃得凌虛歲久日深毛髮紺綠不

覺生之與死俗之與仙鳥獸為隣猿狖同樂飛騰自
在雲氣相隨亡形得形無性無情不知金丹大藥為
何物也二公曰大仙食木實之法可得聞乎曰余初
餌柏子後食松脂遍體瘡瘍腸中痛楚不及旬朔肌
膚瑩滑毛髮澤潤未徑數年凌虛若有梯步險如履
地飄然順風而翔皓然隨雲而昇漸混合虛無
潛字造化彼之與我視無二物凝神而神爽養氣而
氣清保守胎根含藏命帶天地而能覆載雲氣而能
鬱蒸日月而能晦明川岳而能融結即余之體莫能
敗壞矣二公拜曰敬聞命矣歛將盡方丈夫折松枝

叩玉壺而吟曰餌柏身輕疊嶂間是非無意到人間
冠裳暫備論浮世一餉雲游碧落間毛女繼和曰誰
知方是與今非閒躡青霞遠翠微蕭鼓秦樓應寂
疎雲空匿碧蘿衣方丈曰吾與子邂逅相遇那無
慮耶吾有萬歲松脂千秋柏子少許汝可各分餌
之不應出世二公捧授拜荷以酒吞之二仙曰吾當
去矣善自道養無漏泄伐性使神氣暴露于虛舍耳
二公拜別但覺超然莫知其蹤去矣旋見所衣之衣
因風化為花片蝶翅而揚空中陶尹二公今巢居蓮
花峯上頽臉微仁毛髮盡保言語而芳聲滿口履步
而塵埃去身雲臺觀道士往之遇之亦時相許得道
之來由爾

許棲巖

許棲巖岐陽人也舉進士習業於吳天觀每晨夕必
瞻仰真像朝祝靈仙以希長生之福時南康韋臯太
尉鎮蜀延接賓客遠近慕義遊蜀者甚多巖將為入
蜀之計欲市一馬而力不甚豐自入西市訪之有蕃
人率一馬瘦削而價不高因市之而婦以其將遠涉
道途日加芻秣而肌膚益瘦疑其不達前所試詣卜
肆筮之得乾卦九五道流曰此龍馬也宜美寶之泊

登蜀道危棧棲巖與馬俱墜岸下積葉承之幸無所
損仰不見頂四面路絕計無所出乃解鞍去衛任馬
所往於槁葉中得粟如拳棲巖食之亦不飢矣尋其
崖下見一洞穴行而乘之或下或高約十餘里忽爾
及平川花木秀異池沼澄澈有一道士卧於石上二
女侍之巖進而求見問二玉女云是太乙真君巖即
以行止告玉女玉女憫之白於真君曰爾於人世亦
好道乎曰讀莊老黃庭而已曰三景之中得何句也
答曰老子云其精甚真莊子云息之以踵黃庭云但
思以卻壽無窮矣曰去道近矣可教也命坐酌小杯

以飲之曰此石髓也嵇康不能得近爾得之矣乃邀
入別室有道士云是潁陽尊師為真君布算言今夕
當東游十萬里巖應視之乃卜馬道士也是夕巖與
潁陽從太乙君登東海西龍山石橋之上以赴群真
之會座內仙客有東黃君見棲巖真曰許長史孫也
有仙相矣及明復從太乙君歸太白洞中居半月思
家求還太乙曰汝飲石髓已壽千歲無輸泄無荒淫
復此來再相見也以所乘馬送之將行謂曰此馬吾
洞中龍也以作起傷稼誦其負荷子有仙骨故得值
之不然此太白洞天瑤華上宮何由而至也到人間

放之謂曲任其所適勿復留之既別遂^{已達}巡^{已達}魏縣則無
復故居矣問鄉人年代已六十年出洞時二玉女託
買魏縣田婆針乃市之杖繫馬鞍上解鞍放之化龍
而去棲岩幼在鄉里已見田婆至此惟田婆容狀如
舊蓋亦仙人也棲岩大中末年復入太白山去

裴航

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遊於鄂渚謁故舊友
人崔相國值相國贈錢二十萬遠挈婦于京因傭巨
舟載于湘漢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言詞問接惟
帳昵洽航雖親切無計道達而會面焉因賂侍妾裊

烟而求達詩一章曰同為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
錦屏倘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雲詩徃久而
無荅航數詰裊烟曰娘子見詩若不聞如何航無
計因在道求名醞珍果而獻之夫人乃使裊烟召航
相識及褰帷而玉瑩光寒花明麗景雲低襲鬢月淡
修眉舉止烟霞外人肯與塵俗為偶航再拜揖矚眇
良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而出棲岩
谷召某一訣耳深哀草履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
他人的不然耶但真與郎君同舟共濟無以諧謔為
意耳航曰不敢飲訖而歸搯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

後使裊煙持詩一章曰一飲瓊漿百歲生玄霜搗盡
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崑崙上玉清航覽之
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趣後更不復見
但使裊煙達寒暄而已遂抵襄漢與使婢挈粧奩不
告辭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訪之滅跡匿形
意無蹤兆遂飾粧端輦下經藍橋驛側近因渴甚遂
下道求漿而飲見茅屋三四間低而復隘有老嫗緝
麻苧航揖之求漿嫗咄曰雲英擊一甌漿來即若要
飲航訝之憶樊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
葦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瓷航接飲之真玉液也但覺

異香氤鬱透於戶外因還甌遞揭箔觀一女子露裏
瓊英春融雪彩臉欺膩玉鬢若濃雲嬌而掩面蔽身
雖紅蘭之隱幽谷不足比其芳麗也航驚怛植足而
不能去因白嫗曰某僕為甚飢願憇於此當厚荅謝
幸無見阻嫗曰任即若自便且遂飯僕秣為良又謂
嫗曰向觀小娘子艷麗驚人姿容擢世所以躊躇而
不能適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渠已許嫁一人
但時未就耳今老病只有此女孫昨有神仙遺靈丹
一刀至但須玉杵白搗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後天
而老者約取此女者得玉杵白吾當與之也其餘金

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為期必携杵臼
而至更無他許人嫗曰然航恨而去及至京園殊
不以舉事為意但於坊曲鬧市喧衢而高聲訪其玉
杵臼曾無影響或遇朋友若不相識衆言為狂人教
月餘日或遇一貨玉老翁曰近得魏州藥鋪下老書
云有玉杵臼貨之即君懇求如此、君吾當為書導
達航媿荷珍重果獲杵臼下老云非二百緡不可得
航乃瀉囊兼貨僕債馬方及其數遂步驟獨挈而抵
藍橋昔日嫗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豈愛惜女子
而不矜其勞哉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為吾持藥百日

方議姻好嫗於襟帶間解藥航即搗之晝為而夜息
夜則嫗收藥臼於內室航又聞搗藥聲因窺之有玉
兔持杵臼而雪光輝室可鑒毫芒於是航之意愈堅
如此日足嫗持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為裴
郎具帳幃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車馬
僕隸迎候航而往別見一大第連雲珠扉冕日內有
帳幄屏障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貴戚家焉仙童
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悲泣感荷嫗曰裴郎
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媿老嫗也
又引見諸賓多神仙中人也後有仙女鬟髻霓裳云

是妻之姊耳航拜訖女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
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憶鄂渚同舟回而抵襄漢乎
航深驚但懇悃陳謝後問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
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為玉皇之女吏
姬遂遣航將妻入玉峯洞中瓊樓珠室而居之餌以
絳雪瓊英之丹體性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為
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因說
得道之事遂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叙話
永日使達書於親愛盧顥稽顙曰兄得道既如何乞一
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
實何由得道之理盧子懵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
滿精益而虛實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
方但子未便可教異日言之盧子知不可請但終宴
而去後世人莫有遇者

封陟

寶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於少室貌態潔朗性頗貞
端志在典墳僻于林藪探義而星端席草閱經而月
墜幽牕兀、攷、俾夜作書無非搜索隱奧未嘗暫
縱惰時日也書堂之畔景像可窺泉石清寒桂蘭雅
淡戲蝶每竊其庭果唳鶴頻棲於澗松虛籟時吟纖

埃畫閨烟鎖管簾之翠節露滋彈獨之紅葩薛蔓衣
承垣苔葦送砌時夜將午忽飄異香酷烈漸布於庭
際俄有輜輶自空而降畫輪輒直凌簷極見一僊
姝侍從華麗玉珮敲琴羅襪曳雲體欺皓雪之容光
臉奪芙蓉之艷冶正容歛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僊
謫居下界或游人間五岳或止海面三峯月到瑤階
愁莫聽其鳳管蟲吟松聲恨不寐於鸞衾燕浪語而
徘徊鸞虛歌而縹渺寶瑟休泛乳觥懶斟紅杏艷枝
激含頻於綺殿碧桃芳萼引凝睇於瓊樓既厭曉粧
漸融春思伏見即君神儀瀟灑襟量端明學聚流螢

文含隱豹所以慕其真朴愛以孤標特謂光容願持
箕箒又不知即君雅旨如何陟攝衣朗燭正色而坐
曰某家本貞廉性惟孤介貪古人之糟粕究前聖之
指歸編柳芳辛燃柏幽暗布被糲食燒蒿茹蒸粗自
固窮終不斯濫必不敢當神仙降顧新意如此幸早
迴車姝曰某乍造門牆未申懇迫輒有詩一章奉留
後七日更來詩曰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烟花有所
思為愛君心能潔白願捧箕箒奉屏幃陟覽之若不
聞雲輶既去窓戶遺芳然陟心中不可轉也後七日
夜姝又至騎從如前時麗容潔服艷媚巧言入白陟

曰某以業緣遽紫魔障剎起蓬山瀛島繡帳錦宮恨
起江茵愁生翠被難窺舞蝶於芳草每妬流鶯於綺
叢靡不雙飛俱能對峙自矜孤寢轉惜空閨秋却銀
缸但凝眸於片月春尋瓊圃空杼思於殘花所以激
切前時布露丹龜幸垂納無阻精誠又不知即君意
竟如何涉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顛蒙不
識鉛華豈知女色幸垂連去無相見尤媿曰願不貯
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質輒更有詩一章後七日復來
詩曰美玉有夫皆得道劉剛兼室盡登僊若能仔細
窺朝露須逐雲車拜洞天陟覽又不迴意後七日夜

殊又至態美容冶靚衣明眸又言曰遊波難駐西日
易頽花木不停薤露非久輕漚泛水只得逡巡微燭
當風莫過瞬息虛爭意氣能得幾時特頑詔頽須史
槁木所以君誇容髻尚未凋零固止倚羅貪窮典籍
及其衰老何以任持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託
必寫襟懷能遣君壽側三松瞳方兩目仙山靈府任
意追遊莫種權花使朝晨而騁休敲石火尚黑而流
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弄書齋不欺暗室下惠為証
叔子為師是何妖精若相凌逼心如鐵石無更多言
倘若遲迴必當害辱侍衛諫曰小娘子迴車比木偶

人不足與語况窮薄當為下鬼豈神配偶耶姝長吁
曰我所以懇懇者為是青牛道士之首齋况此時一
失又細曠居六百年不是細事於戲此子大是忍人
又留詩曰蕭郎不預鳳樓人雲遊迴車淚臉新愁想
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鞦韆出戶珠翠響空
冷、蕭筆香、雲霧然陟意不易後三年陟染疾而
終為太山所追束以大鎖使者驅之欲至此府忽遇
神僊騎從清道甚嚴使者躬身於路左曰上元夫人
遊太山耳俄有僊騎召使者與因俱來陟至彼仰窺
乃昔日求偶僊姝也但左右彈指悲嗟仙姝遂索追
狀曰不能於此人無情遂索大筆判曰封陟徃輔執
迷捺惟堅潔實由朴慙難責風情宜更延一紀左右
令陟跪謝使者遂解去鐵鎖曰仙官已釋則此府無
敢追攝使者却引婦良久蘊息後追悔昔日之事慟
哭自咎而已

金剛仙

唐開成中有僧金剛仙者西域人也居於清遠峽山
寺能梵音彈舌搖錫而咒物、無不應善因拘鬼魅
束縛蛟螭動錫杖一聲召雷立震是日峽山寺有李
朴者持斧剪巨木剝而為舟忽登山見一磐石上有

而觀一大蜘蛛足廣尺餘四蛇蟻并窒其穴而去俄
聞林木有聲暴猛吼驟工人懼而緣木伺之果觀拱
首之虺長可數十丈屈曲感怒環其蜘蛛東西其首
俄而躍西之首吸之并團而飛去穎脫俱盡後迴
東之首大劃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馳出以
足擣之口翹屈毒丹然若火煖虺之咽喉去虺之
目慙惜然而復蕪舉首又吸之蛛不見更毒虺遂
倒於石而殞蛛躍出緣虺之腹咀內齒折二頭俱出
綿而囊之躍入穴去扑訝之返峽山寺語金剛仙
乃祈朴驗穴振環杖而呪之蜘蛛而出於僧前儼若人

聽及引錫觸之蛛乃殞於穴側及夜金剛仙夢見老
人捧匹帛而前曰我蛛也復能織耳禮金剛仙曰願
為福田之衣語畢遂亡僧及覺布已在側其精妙奇
巧非世繭絲之所能製也僧乃製而為衣塵垢不觸
後數年僧往番禺泛船歸天竺乃於峽山金鑠潭畔
搖錫大呼而呪水俄而水闢見底以澡瓶張之有一
泥鰍魚可長三寸許躍入瓶中語衆僧曰此龍矣吾
將至海門以藥煮為膏塗足則渡海若履坦途是夜
有白衣叟挈轉關槓詣寺家人傳經曰知金剛仙好
酒此槓一邊美醞一邊毒醞其槓而晉帝曾用醞半

將軍者也今有黃金百兩奉公為持此酒毒其僧也
是僧無何取吾子欲為膏恨伊之深痛貫骨髓但無
計而奈何傳徑喜受金與酒得轉關之法詣金剛仙
仙持盃向口次忽有小兒躍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龍
所將來而毒師耳僧大駭詰傳徑傳徑遂不敢隱僧
乃問小兒曰爾何人而相救耶小兒曰吾昔日之蛛
也今已離其惡業而託生為人 捨矣吾之魂稍靈
於常人知師有難故飛魂奉救言訖而沒眾僧憐之
共禮金剛仙求捨其龍子僧不得已而縱之後仙果
泛舶端天竺矣



傳奇中

聶隱娘

裴 劍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方十
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云問押衙乞取此
女教鋒大怒叱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
矣及夜果失隱娘所而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
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
告鋒曰教已成矣子却領取尼歎亦不見一家悲喜
問其所學曰初但讀經念呪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

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曰隱娘
初被尼擊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之嵌空數十
步寂無异人猿狖極多松蘿蓋遠已有二女亦各十
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猿登木
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長執寶劍一口長二
尺許鋒利吹毛令割逐二女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
年後刺猿狖百無一失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
年後能飛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禽
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擊我於都市
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數其過曰為我刺其首

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
首刀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人莫能見以首
入囊返至人舍以藥化之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
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齋決其首來又携匕首
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持得其首
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曰見前人戲弄一兒
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先斫其所受
然後決之某拜謝曰吾為汝開腦後藏匕首而無所
傷用即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
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返

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
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為夫白父：不敢不從遂嫁之
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外室而
居數年後父平魏帥稍知其異遂以金帛署為左右
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
裔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劉能神其已
知其來召衙將令來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
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前噪夫以弓彈之不中
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
祇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果神

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
拜曰合負僕射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
魏今與許何異願請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
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帥之不
及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
所請忽不見二衛行之劉使人尋之不知所而後潛
收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
知任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於魏
帥枕前以表不迴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了
後夜必使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

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
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然如相擊於
牀四隅良久見一人墜空而墜身首異處隱娘亦出
曰精兒已斃拽出於堂之下以藥化為水毛髮不
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兒繼至空兒之
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能躡其蹤能從虛空而入
冥界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
僕射之福耳但以子聞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
為蟻蠊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
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

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後鵲一搏不中
即翩然遠逝恥其不中緣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
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
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
水訪至人但乞一虛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
之及劉薨於統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
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
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語縱曰
即君大災不合適此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
甚信遺其僧徒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

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張無頗

長慶中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遊丐番馬值府
帥改移投詣無所愁疾卧於逆旅僕從皆逃忽遇善
易者表大娘來主人含瞪視無頗曰子豈久窮悴耶
遂脫衣買酒而飲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其一計不
自朔自當富贍兼獲延慶無頗曰其困餓如是敢不
受教大娘曰其有玉龍膏一合子不惟還魂起死因
此亦過名殊但立一表白曰能治常疾若常父求醫
但言不可治若過異人請之必須持此藥而一往自

能富貴耳無頗拜謝受藥以暖金合藏之曰寒時但
出此合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矣無頗依其言立表
數日果有黃衣若宦者扣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
膏故使召見無頗誌大娘之言遂從使者而往江畔
有畫舸登之甚輕疾食頃忽覩城宇極峻宇衛甚嚴
宦者引無頗入十數重門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飾甚
鮮卓然侍立宦者趨而言曰召張無頗至遂聞殿上
使軸簾見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遠遊冠二紫衣侍
女扶立而臨砌招無頗曰請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
越人不相統攝幸勿展禮無頗彊拜王聲折而謝曰

寡人薄德遠邊大賢蓋賢緣愛士有疾一心鍾念知君
有神膏僮獲痊平實所媿戴遂令阿監二人引入貴
主院無頗又徑數重戶至一小殿扁宇皆綴明珠翠
璫楹楣煥耀若布金鈿異香氤鬱滿其庭戶俄有二
女褰簾召無頗入觀其珠繡帳中有一女子纒及笄
年衣翠羅織金之襦無頗切其眖良久曰貴主所疾
是心之所苦遂出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主遂袖翠
玉雙鸞笏而遺無頗目成者久之無頗不敢受貴主
曰此不足酬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嘗有獻遺無頗
媿謝阿監遂引之見王出駭雜犀翡翠盤麗玉明

瑰而贈無頗無頗拜謝官者復引送於畫舸歸番馬
主人莫能覺德貨其厚已巨萬矣無頗觀貴主華艷
動人頗思之月餘忽有青衣扣門而送江綫有詩二
首莫題姓字無頗捧之青衣候忽不見無頗曰此必
仙女所制也詞曰羞解明璫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
涯江樓日暮鸞飛去愁殺深宮落砌花又曰燕語春
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整花鈿寒閨歌枕不成夢香煙
金爐自裊烟頃之前時宦者又至謂曰王今復召貴
主有疾如初無頗忻然復往見貴主復切眖次左右
云王后至無頗降階聞環珮之響官人侍衛羅列見

一女子可三十許服飾如后妃無頗非之后曰再勞
賢哲實所懷慙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無頗曰前所
疾耳心有擊觸而復作焉若再鍼藥當去根輪耳后
曰藥何在無頗進藥合后觀之默然色不樂處喻貴
主而去后遂白王曰愛女非疾私其無頗矣不然者
何以宮中暖金合得在斯人處耶王愀然良久曰覆
為賈克女耶吾亦當繼其事而成之無使久苦也無
頗出王命延之別館豐厚宴犒後王召之曰寡人竊
慕君子之為人輒欲以愛女奉託如何無頗再拜辭
謝心喜不自勝遂命有司擇吉日具禮待之王與后

敬仰愈於諸塔遂止月餘歡宴俱極王曰張郎不同
諸塔須婦人間昨夢檢於此府云當是冥數耶寡人
之女不至若矣番禺地近恐為時人所怪南康又遠
况別封疆不如歸韶陽甚便無頗曰某意不欲如此
遂具舟楫服飾異珍金珠寶玉無頗曰唯侍衛輩即
須自置無使陰人此減笑耳遂與王別曰三年即一
到彼無言於人無頗挈家居於韶陽人罕知者任月
餘忽袁大娘扣門見無頗無頗大驚大娘曰張郎今
日賽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寶賞之然
後告去無頗詰妻曰此袁天綱女程先生妻也暖

金合即某宮中寶也。後每三歲廣利王必夜至張室，
後無類為人疑訝。於是去之，不知所處。

曾季衡

太和四年春，監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
宅西偏院，室屋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告曰：昔
王使君女暴終於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見於此，
即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願觀其靈色，終不以人鬼
為間。頗注名香，頗陳凡俗步遊，閑處恍然凝思。一日
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媒傳達厚意，欲
西拜，即君言訖，瞥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

束帶伺之，見向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
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真，父今為重鎮，
昔侍從大人牧此城，據此室，無何物故，感君思深者，
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間，存沒頗思神會，其來久矣。但
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會移
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慎勿泄於人。遂
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迄六十餘日，季衡
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艷麗誤言之。將校驚
懼，然其事曰：即君婢及此時，願一如壁。某嘗與二三
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能如壁。是日，女即一見季衡。

容色慘怛語聲嘶咽握李衡手曰何為負約而洩於
人自此不可更擇歎矣李衡慚悔無辭以應女曰
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真吳
越燕拆鶯離芳草歇年少烟花處春北邙空恨清
秋月李衡不能詩恥無以酬乃強為一篇曰莎草青
青雁欲啼玉腮珠淚洒臨岐雲鬢飄去香風盡愁見
鶯啼紅柳枝女遂於襦帶解囊金信花合子又抽翠
玉雙鳳翹一隻贈李衡曰理異日覩物思人無以出
冥為隔李衡搜書篋中得小金樓花如意酬之李衡
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

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
訖嗚咽而沒李衡自此寢寐求思形體羸瘠故舊文
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五原幼
針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不疾而終於此院今已瘞
莫北邙山或陰晦而魂遊於此人多見之則女詩云
北邙空恨清秋月也

趙合

進士趙合貌溫氣直行義甚高太和初遊五原路經
沙磧觀物悲歎遂飲酒與僕使並醉因寢於沙磧中
宵半醒月色皎然聞沙中有女子悲吟曰雲鬢消盡

轉蓬稀埋骨窮荒無所依牧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
逐雁南飛合遂起而訪焉果有一女子年猶未笄色
絕代語合曰某姓李氏居於奉天有甥嫁洛源鎮帥
因往省焉道遭党羌所虜至此搥殺劫其首飾而去
後為路人所悲掩於沙內徑今三載知君頗有義心
儻能為婦骨於奉天城南小李家村即某家粉榆耳當
有奉報合許之請示其掩骼處女子處泣告之合遂
取其骨包於橐中伺旦俄有紫衣大夫躍騎而至揖
合曰知子仁而義信而廉士子啟祈尚有感激我李
文悅尚書也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年為犬戎三十萬

圍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十數里連擊洒而飛梯排
雲穿壁決濠晝夜攻擊城中負只而沒者矢如蝟毛
當其時禦捍之兵僅三千激厲其居人婦女老幼負
土而三者不知寒餒犬戎於城北造獨脚樓高數十
丈城中巨細咸得窺之某遂設奇計定中其樓立碎
羌酋愕然以為神功又語城中人曰慎勿拆屋燒吾
且為汝取薪積城下許人釣上又天陰稍晦即開城
之四隅多有入物行動聲言云夜攻城耳城中懾慄
不敢暫安某曰不然潛以鐵索下燭而照之乃空驅
牛羊行脅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餘丈

將遇昏晦群胡大喜縱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
馬弩五百張而擬之遂下皮牆障之一夕併工暗築
不使有聲滌之以水時寒來日水堅城之營如銀不
可攻擊又羌酋建大將之旗乃贊普所賜立於五花
營內某夜穿壁而奪之如飛衆羌蹄注誓請還前據
標之人而贖其旗鈞其長幼婦女百餘人得其盡婦
然後擲旗而還之時卻湮救兵二萬人臨其境股慄
不進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羌酋乃遙拜曰此城內有
神將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達宥州一晝
而攻破其城老少三萬人盡遭擄去以此利害則余

之功及斯城不細但當時相使余不得仗節出此
城空如一貂蟬耳奈聞鍾陵韋夫人舊築一隄將防
水潦後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廉問周公感其功而奏
立德政碑哉然若余當時守壁不堅城中之人盡為
羌胡之賤隸豈存今日子孫乎知子有心請白其百
姓諷其州尊與立德政碑足矣言訖長揖而退合既
受教就五原以語百姓及刺史俱以為妖不聽惆悵
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謝合曰君為言五原無
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當有火災方與祈求此府吾
言於五原之事不諧此意亦息其禍不三旬而及矣

言訖而沒果如期災生五原城饑死萬人老幼相食
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訪得小李村而葬^之明日道側遇
昔日之女子來謝而言曰感君之義吾大父乃貞元
中得道之士有演參同契續混元子隱子龍窮之龍
帝之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沒合遂捨舉究
其主微居於少室燒之一年皆使瓦礫為金寶二年
龍起斃者三年餌之能度世今時有人過之於嵩嶺
耳

盧涵

開成中有盧涵學寃家於洛下有莊於萬安山之陰

夏麥既登時果又熟遂獨跨小馬造其莊去十餘里
見大柏林之畔有新潔室數間而作店肆時日欲沉
涵因健馬觀一隻鬣甚有媚態詰之云是耿將軍守
營青衣父兄不在涵悅之與語言多巧麋意甚虛襟
盼睐明眸轉資態度謂涵曰有少許家醞即若能飲
三兩杯否涵曰不惡遂捧方銅罇而出與涵飲極歡
青衣遂擊席而誑送盧生酒曰獨持巾櫛掩玄關小
帳無人燭影殘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楊風起隴頭寒
涵惡其詞之不祥但不曉其理酒盡青衣謂涵曰更
與即君入室添杯去秉燭擊鐸而入涵耳足窺之見

懸大烏蛇以刀刺地之血滴於樽中以變為酒極大
怨慄方悟怪魅遂擲出戶解小馬而走青衣連呼教
聲曰今夕事須留即若小宵且不得去知悔不可又
呼東邊方大且與我趨取遽即若俄聞柏林中有一
大漢應聲甚偉須臾迴頭有物如大枋椽而趨舉足
甚沉重相去百餘步涵但疾加鞭又徑一小柏林中
有一巨物隱隱雪白處有人言云今宵必須擒此人
不然者明晨若嘗受禍涵聞之益怖怯及莊門已三
更高戶間然唯有教乘空車在門外羣羊方咀草次
更無人物涵棄馬潛踰於車箱之下窺見大漢徑抵

門墻極高只及斯人腰跨手持戟瞻視莊內遂以戟
刺莊內小兒但見小兒手足撈空于戟之巔只無聲
耳良久而去涵度其已遠方能起扣門莊客乃啟閤
驚涵之夜至喘汗而不能言及旦忽聞莊院內客哭
聲云三歲小兒因昨宵寐而不蘇矣涵甚惡之遂率
家僮及莊客十餘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見夜來
飲處空逃戶環屋數間而已更無人物遂搜柏林中
見一大盟器婢子高二尺許傷有烏蛇一條已斃又
東畔柏林中見一大方相骨遂俱毀拆而焚之尋夜
來白物而言者即是人白骨一具肢節筋綴而不欠

分毫鍛以銅斧終無缺損遂投之于澗而已。本有風疾因飲地酒而愈焉。

陳鸞鳳

唐元和中有陳鸞鳳者海康人也。負氣義不畏鬼神。鄉黨咸呼為後來周處。海康者有雷公廟。邑人虔潔。祭祀禱祝。既淫妖妄。亦作邑人每歲聞新雷日記。某甲子一旬。復值斯日。百工不敢動。祀者不信。宿必震死。其應如響。時海康大旱。邑人禱而無應。鸞鳳大怒曰：我之鄉乃雷廟也。為神不福。况受人奠。醉如斯。稼穡既息。陂池已涸。牲牢饗盡。焉用廟為。遂秉炬焚之。

其風俗不得以董魚彘肉相和食之。亦必震死。是日鸞鳳持竹炭刀於野田中。以所忌物相和。嘆之。將有祠果。怪雲生。忽風起。迅雷急。雨震之。鸞鳳乃以刃上揮。果中雷左股而斷。雷墮地。狀類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手執短柄。剛石斧。流血注然。雲而盡滅。鸞鳳知雷無神。遂馳赴家。告其血屬曰：吾斷雷之股矣。請觀之。親愛愕駭。共往視之。果見雷折股而已。又持刀欲斷其頭。鬻其肉為葷。眾共執之曰：霆是天上靈物。爾為下界庸人。輒害雷公。必我一鄉受禍。眾捉衣袂。使鸞鳳奮擊。不得。遂巡復有雲雷。哀其傷者。和斷股而去。

維然雲雨自午及酉涸苗皆立矣遂被長幼共作之
不許還命於是持刀行二十里詣舅家及夜又遭
霆震天火焚其室復持刀立於庭雷終不能旋有人
告其舅兄向來事又為逐出復往僧室亦為霆震焚
藝如前知無容身處乃夜秉炬入於乳穴嵌孔之處
後雷不復能震矣三暝然後返舍自後海康每有旱
邑人即醮金與鸞鳳請依前調二物食之持刀如前
皆有雲雨滴池終不能震如此二十餘年俗號鸞鳳
為雨師至太和中刺史林緒知其事召至州詰其端
倪鸞鳳云少壯之時心如鐵石鬼神雷電視之若無

當者願殺一身請蘇萬姓即上言為能使雷電鬼敢騁
其凶臆也遂獻其刀於緒厚酬其道

文蕭

文蕭抵鍾陵西山有許真君上升第每歲中秋士女
櫛比多召名姝夜與丈夫間立握臂連踏而唱文生
觀一姝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蕭駕彩鸞自
有綉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歌罷秉燭穿大松
陟山桐石生亦潛躡其踪珠顏曰非文蕭耶引至絕
頂待衛甚嚴有二仙娥持簿書請詳新多江湖漫溺
之事某曰風波誤殺孩稚姝怒曰豈容易而誤耶仙

娥執書去忽天地黯晦風雷震怒有仙童持天判云
吳彩鸞以私欲洩天機誦為民妻一妃姝與生携手
下山因詰夫人之先姝曰我父吳先君字猛豫章人
也吾為仙主陰籍二百年矣生不能自贖夫人日高
孫恂唐韻一部每鸞五緡僅十載會昌初興生奔越
王山作詩曰一班與兩班引入越王山世教今逃盡
烟蘿得再還是夜風雨及明樵者見二人各跨一虎
陟峯去而去

元徹柳竇

元徹柳竇自合浦泛海遇風抵孤島有雙鬟曰玉虛

尊師南溟夫人約會於此言訖而至夫人曰昔有劉
阮今有元柳尊師曰邂逅相遇合贈靈藥但子宿分
自有師耳夫人贈以玉壺命侍女送二客去詩曰素
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
鸞鸞自解分明語俄有長橋欄上皆異花千籠萬斛
遠為柱石二子遂達合浦回視無橋矣問道將歸衛
山因扣玉壺有鸞鸞語曰前行自過耳後遇南岳太
極先生曰此壺吾貯玉液者士來數百年二子隨詣
祝融峯不出

幸自東過一道士曰吾合龍席丹信高將成多有妖
魔須得勇夫烈士拔劍截葉成當分惠自東從道士
之高峯石洞燒丹之室道士曰祇請仗劍立洞門見
精怪擊之無懼也俄有巨虺自東以劍擊之而去又
一美女至擊之亦滅有道士駕鶴玉童執節勞自東
曰吾弟子丹將成矣詩曰三秋稽顙叩真靈龍席交
時丹液成俸雪既凝身可度蓬壺頂上彩雲生自東
意道士之師釋劍札次突然入洞聞藥鼎爆聲道士
慟哭二人因潸焉而飲自東後雖老貌有少容

崔生

崔生者其父與勛臣一品者契命生者一品疾一品
受其清雅令紅綃妓送出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指
胸前小鏡云記取記取生婦凝思莫曉其意家有崑
崙奴磨勒曰三指者一品十院歌妓此第三院三反
掌指鏡者十五夜月滿如鏡令即君來生喜曰奈何
磨勒曰此細事耳一品家有猛犬如虎守歌妓院常
為搃殺之是夜携鍊鎚往食頃曰犬斃矣自生而
往姬大慰悅遂明負生與姬飛出峻垣遂歸學院匿
之後遊曲江一品家人潛認紅綃召崔生詰之生不
敢隱一品命甲士擒磨勒三持之頃刻不知所向後

有人見賣藥於蕃市

顏濟

顏濟與青衣趙幼芳同舟之建業既抵白沙幼芳曰
中元日瓦官寺當會一神仙中人其日果見名姝濟
注眸不易獲髮咲曰慙措夫收取眼珠曰某家有清
溪頗多松月即君今夕相過濟行數里延入內室少頃孔
家娘子至多頌說陳隋間事濟問夫人何名曰某即陳
朝張貴妃彼則孔貴嬪不幸國亡為楊廣所戮昔劉
禪亦有后妃魏君不罪孫皓豈無嬪御晉帝不誅此
賊不仁獨此冤暴廣西築長城東征遼海途窮廣陵

死於匹夫之手幼芳曰某亦貴妃侍兒國亡入隋為
煬宮御後殉葬吳公墓下輅至此謂貴妃耳貴妃題
詩曰秋草荒臺嚮夜蛩白楊凋歇減悲風彩綵曾襲
欺江總倚閣塵消玉樹空貴妃曰寶閣排空稱望仙
五雲高艷擁朝天清溪猶有當時月曾照瓊花院濟
筵幼芳曰皓魄初圓恨翠蛾絲華穠艷更如何南朝
惟有空流水依舊入閨作遊波濟曰簫管清吟怨麗
華秋空寒月倚筵斜慚非後主題綵容時見臨春閣
上花濟與貴妃就枕餘各辭去明旦至建業詢之乃
陳宮人丘壠

蔣武

蔣武善蹶張弓過帝豹應弦而斃忽見猩、跨白象
曰南山邑蛇長教百文象徑過輒吞噬知我能言因
荷我相投耳武感其言率矢以往一發而殞續有十
象各以長鼻卷孔牙跪獻忽又有猩、跨席持金釵
釧數十事而告曰此帝一穴雌雄三子遭一黃獸擒
其耳醢其腦昨見山客晚象之若因來相投武挾矢
欲行見前者跨象猩、曰昨五帝元噬數百人天降
其獸食其四矣今山客受賂欲射獸是養帝噬人觀
其釵釧可知食婦人多少跨席猩、同意相濟武慚
曰吾當留意回矢殞虎陪其猩、懸釵釧於門村人
多來認云為帝所食武一無所取

江叟

有江叟者善吹長笛能作龍吟後遠閔御玉盤豆館
道傍槐樹下醉寢夜見一人教文曰將謂槐畔覓鋤
乃是瓮邊畢卓遂敲槐曰荆山館中二郎來看大兄
便聞槐上有人下來與語明至荆山館中見庭槐十
圍疑附神物乃曰某好道不逢師樹神有靈乞與指
教神曰但入荆山求鮑仙師必獲度世史入山果遇
仙師令史吹笛一氣清逸五音激越駭衆迸山引雁

行低橋葉辭柯輕雲出岫仙師曰子之藝至矣但所
吹者竹笛今贈子美玉笛吹三年後洞中龍瓦持水
丹吞之便為水仙無煩吾藥蓋子有琴高之相耳叟
後三年岳陽樓吹笛有龍化為人持丹而來叟解之
遂棄壺頽入水不濡



傳奇下

周邠

裴

鉞



貞元中有處士周邠文學豪俊之士也因夷人賈奴
年十四五視其貌甚慧點言善入水如履平地會其
沈潛雖經日移時終無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無不
扁也邠因買之易其名曰水精異其能也邠自蜀乘
舟下峽抵江陵經瞿塘艷瀨遂令水精沈而視其遠
處水精入移時而出多探金銀器物邠喜甚每艤船
於江潭皆令水精沈之復有有泊得泐流抵江都經

牛渚磯古云最深處是温嶠墓岸照水俗之濱又使
没入移時復得寶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狀皆怒目
戟手身僅免禍因於邨亦至富贍後數年邨有友人
王澤牧相州即遼河北而訪之澤甚喜與之游宴日
不暇因相與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磐石而甃成八
角焉淵可三丈餘旦暮烟雲蕭鬱漫衍百餘步晦夜
有光如火江射出千尺墜物若畫古老相傳云有金
龍潛其底或元陽禱之亦甚有應澤曰此井底有至
寶但無計而究其是非耳邨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
汝可與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異澤亦當有所賞

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脫衣沈之良久而出語邨
曰有一董龍極大鱗如金數抱數顆明珠熟寐水精
欲劫之但手無刃憚其龍起覺是以不敢觸若得一
利刃如龍覺當斬之無憚也邨與澤大喜澤曰吾有
劍非常之寶也汝可持往而劫之水精飲酒仗劍而
入移時四面觀者如堵忽見水精自井面躍出數百
步續有金手亦長數百尺爪甲鋒穎自空拏攫水精
却入井去左右懾慄不敢近觀但邨悲其水精澤恨
失其寶劍遂巡有一老人身衣褐貌甚古朴而謂
澤曰某土地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輕其百姓此穴金

龍是上玄使者掌其瑰璧澤潤一方豈有信一微物
欲因睡而劫之龍忽震怒作用神化搖天闕擺地軸
搥山岳而碎丘陵百里為江湖萬人為魚鱉君之骨
肉焉可保昔者鍾離不受其寶孟嘗自返其珠子之
不效乃肆其貪夢之心縱使猾鞮之徒取寶無憚今
已嚼其軀而鍛其珠矣澤瓶恨無詞而對又曰君須
火急悔過而禱焉無使甚怒耳老人候去澤遂具牲
牢奠之

馬拯

唐長慶中有處士馬拯性冲淡好尋山水不擇嶮峭

盡能躋攀一日弄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峰詣伏席師
佛室內道場嚴潔果食馨香薰列白金四于佛塌上
見一老僧眉毫雪色朴野魁梧 拯來使僕挈囊

僧曰假若僕使近縣市少鹽酪拯許之僕 金下

山去僧亦不知去向陔有一馮沼山人亦獨登此來
見拯甚相慰悅乃告拯曰適來道中遇一席食一人
不知誰氏之子說其服飾乃拯僕夫也拯大駭沼又
云遙見席食人蓋乃脫皮改服禪衣為一老僧也拯
甚怖恐及沼見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馬山人來
云某僕使至半山路已被席傷奈何僧怒曰貧道此

山境無虎狼草無毒螫路絕蛇虺林絕鴟鴞無信
語耳極細窺僧吻猶帶殷血向夜二人宿其食堂
高其戶明燭伺之夜已深聞庭中有帚起首觸其扉
三四賴戶壯而不墮二子惧而焚香虔誠叩首於堂
內土偶竇頭虛者良久聞土偶吟詩曰寅人但溺欄
中水午子須分尺畔金若教特進重張擎過去將軍
必損心二子聆之而解其意曰寅人席也欄中即井
午子即我耳良畔金銀四耳其下二句未之能解及
明僧叩門曰即若起來食粥二子方敢啟關食粥畢
二子乃計之曰此僧且在我等何由下山遂詐僧云

井中有異使窺之細窺次二子推僧墮井其僧即時
化為帚二子以巨石鎮之而斃矣二子遂取銀四下
山近昏黑而遇一獵人于道有張弼子林上為棚而
居語二子曰勿觸我機兼謂二子曰去山下猶遠諸
帚方暴何不且上棚來二子悻怖遂攀緣而上將欲
人定忽三五十人過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婦女歌吟
者戲舞者前至弼子怒曰朝來被二賊殺我禪和
子今追捕之又敢有人張我將軍遂斃其機而去二
子並聞其說遂詰獵者曰此是張鬼被虎所食之人
也為虎前呵道耳二子因徵獵者之姓氏曰名進姓

牛二子大喜曰上偶詩下句有驗矣特進乃牛進也
將軍即此帝也遂勸獵者重張其箭獵者然之張軍
登棚果有一帝哮吼而至前足觸機箭乃中其三班
貫心而墜遂巡詣張奔走却回伏其帝哭甚哀曰誰
人又殺我將軍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輩無知下鬼遭
帝盡死我今為汝報仇不能報謝猶敢慟哭豈有為
鬼不靈如是遂愀然忽有一鬼荅曰卻不知將軍乃
帝也聆令若之說方大醒悟就其虎而罵之感謝而
去及明二子分銀與獵者而歸耳

王屠貞

明徑王屠貞者下第歸洛之賴陽出京與一道士同
行道士盡日不食云我咽氣術也每至屠貞睡後燈
滅即開一布囊取一皮披之而去五更復來他日屠
貞伴寢急奪其囊道士叩頭乞屠貞曰言之即還汝
遂言我非人衣者虎皮也夜即求食于村鄙中衣其
皮即夜可馳五百里屠貞以離家多時甚思歸曰我
可披乎曰可也屠貞去去家稍百餘里遂披之暫歸
夜深不可入其門乃見一猪立於門外擒而食之遂
巡迴乃還道士皮及至家云屠貞之及子夜出為帝
所食問其日乃屠貞曰日自凌一而甚能並不食也

物

齊苜

大中年有齊苜秀才假大寮莊於南山下棟宇半墮
墻垣又缺因夜風清月朗吟咏處際微聞叩門聲稱
桃李斑特處士相訪苜啟闕暗處士形質瓌瑋言詞
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欲畝而辛勤與農
夫齊類巢房側近暗風月皎潔聞君吟咏故來奉謁
苜曰某山林甚僻農具為鄰蓬華既深輪蹄罕至幸
此見訪頗慰羈懷遂延入語曰然則處士之業何如
願聞其說特曰某少年之時兄弟競生須臾讀春

秋之類考叔挾輶以走恨不能佐輔其間讀史記至
田單破燕之計恨不能奮擊其間讀東漢至於新野
之戰恨不得奮躍其間此三事但快意但不能達今
恨二耳今則老倒又無嗣子空懷故轡之悲况又慕
徐孺子乎郭林宗言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而不敢
當生芻一束堪令諷詠俄又聞人叩關曰南山斑實
將軍奉謁苜遂延入氣貌嚴聳旨趣剛猛及二斑相
見亦甚忻懋實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吳
太伯為荆蠻斷髮文身因苜遂有斑姓實曰老兄太
妄殊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開穀於菟有文斑之像

因以命已遠祖國婕妤好詞章大有稱於漢朝及皆有傳於史其後英傑間生蟬映不絕後漢有班超投筆^從戎相者曰君當封侯萬里外超語之曰若燕額帝頭飛而食肉萬里公侯相也後果中玉門關封定遠侯其世為武貴中即在武班因有過竄于山林晝伏夜遊露沾隱形但偷生耳遠聞風吹月高牆外聞步聞者吟咏因來追謁况遇當家尤增慰悅寅因暗慕局在林謂特曰願擇老兄一局特遂欣然為之良久未有勝負茵斲之數特一二著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茵曰若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兩斑笑曰大有微機

真一發而中茵傾壺請飲及局罷而飲數巡寅請備脯脩以送酒寅設虎脯寅噉決須臾而盡特即不茹茵詰曰何故不茹特曰無上齒不能咀嚼故也數巡後特稱小疾便不敢過飲寅曰談何容易有酒如渥方學紂為長夜之飲覺面已赤特曰第大是鐘鼎之戶一坐耽更不動後二班飲過語紛拏特曰第倚是爪牙之士而若相凌何也特曰第誇猛毅之軀若值人如下莊子當為粉矣寅曰兄誇壯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當為頭皮耳茵前有剖脯刀長尺餘茵怒而言曰舜老有尺刀二客不得喧競但且飲酒二客悚

然時吟曹植詩曰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聯
甚不惡宣曰鄙諺云鸚鵡樹上鳴意在麻子地俱大
笑茵曰無多言各請賦詩一章茵曰曉讀雲水靜夜
吟山月高焉能覆虎尾豈用學牛刀宣繼之曰但得
居林嘴焉能當路躡渡河何行遠終是怯劉琨特曰
無非悲棄戚終是怯庖丁若遇鑿為守瘠泠向北冥
茵覽之曰大是奇才宣怒拂衣而起曰棄生何黨此
輩自今即有班馬之才豈有班牛之才且我生三日
便欲噬人此人况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語者蓋惡傷
其類而遂怒曰終不能搖尾於君下乃長揖而去特

亦起曰古人重者曰白眉若今白額豈敢有人言譽
耳何相怒如此特遂告辭及明視其門外惟虎跡牛
蹄而已竄生方悟尋之數百步人家廢莊內有一老
牛卧而猶帶酒氣虎即入山矣茵後遂不居此山而
京焉

孫恪

廣德中有孫恪秀才者因下第遊於洛中至魏王池
畔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
恪逕往叩扉無有應聲戶側有小房簾帷頗潔謂伺
客之所恪遂褰簾而入良久忽聞啟闈者一女子先

容鑿物艷麗驚人珠初添其月華柳乍含其烟媚蘭
芬靈濯玉瑩塵清恪疑主人之處子但潛窺而已女
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之遂吟詩曰彼見是忘憂此
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慘容後因
來褰簾忽覩恪遂驚慙入戶使青衣詰之曰子何人
而夕向於此恪乃語以稅居之事曰不幸衝突頗益
慙駭幸理陳達於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醜
拙况不修容即君久盼簾帷當盡所觀豈敢更迴避
耶願即君少佇內廳當暫飾裝而出恪慕其容美喜
不自勝詰青衣曰誰氏之子曰故表長官之少女孤

更無姻戚唯與妾輩三五人據此第耳小娘子見求
處人但未售也良久乃出見恪美艷愈於向者所觀
命侍婢進茶果曰即君即無第舍便可遷囊橐於此
廳院中指青衣謂恪曰少有所須但告此輩恪愧荷
而已恪求室又覩女子之妍麗如是乃進媒而請之
女亦忻然相受遂納為室袁氏贖足巨有金潛而恪
久貧忽車馬煥若服翫華麗頗為親友之疑訝多來
詰恪：竟不實對恪因驕倨不救名第日洽豪貴縱
酒狂歌如此三四歲不離洛中忽遇表兄張生如其
所約及夜半將寢張生握恪手密謂之曰是兄於道

門嘗有所授遠觀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別有何所
遇事之巨細必預見陳不然者當受禍耳恪曰未嘗
有所遇也張生又曰夫入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
盡人則長生魄掩魂消人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
陰也仙人無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
存體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於氣色向觀弟神采陰
奪陽位邪干正腑真精已耗識用漸墮津液傾輸根
蒂蕩動骨掣化土類非滌丹丸為怪異所鏢何堅隱
而不測其由也恪方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生大駭
曰只此是也其奈之何恪曰弟忖度之有何異焉張

曰豈有袁氏海內無取嘗之親哉又辨慧多能足為
可異矣遂告張曰某一生遭迤久處凍餒因滋婚娶
頗似蘇息不能負義何以為計張生怒曰大夫未能
事神焉能事鬼傳之妖由人興人無繫焉妖不自作
且義與身孰親身受其災而顧其鬼怪之恩義三尺
童子尚以為不可何況大丈夫乎張又曰吾有寶劍
赤干將之傳亞也凡有魍魎見者滅沒前後神驗不
可備數詰朝奉借倘携密室必覩其狼狽不下昔日
王君携寶鏡而照鸚鵡也不然者則不斷恩受耳明
日恪遂受劍張生告去執手曰善伺其便恪遂携劍

隄於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而責恪曰子
之窮愁我使暢泰不顧恩義遂興非為如此用心則
犬彘不食其餘豈能立節行於人世也恪既被責慚
顏惕慮叩頭曰受教於表兄非宿心也願以飲血為
盟更不敢有他意汗落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劍才折
之若新輕藕耳恪愈懼似欲奔逃逆袁氏乃笑曰張生
一小子不能以道義誨其表弟使行其亮陰來當辱
之然觀子之心的應不如是然吾已君已數歲也子
何慮哉恪方稍安後數日因出遇張生曰無何使我
擦席鬚幾不脫席口耳張生問劍之所在具以實對

張生大駭曰非吾所知也深懼而不敢來謂後十餘
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喜參雜後恪之長
女謂舊友人王相國縉遂薦於南唐張萬頃大夫為
徑略判官挈家而往表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
若有不快竟到端州表氏曰去此半程江壩有峽山
寺我家舊有門徒僧惠也居於此寺別來數十年僧
行夏臘極高能別形骸善出塵垢尚徑彼設食頗益
南行之福恪曰然遂具齋蔬之類及抵寺表氏欣然
易服理粧携二子詣老僧院甚熟其運者恪頗異之
遂持碧玉環子以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

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下於高松而食於生臺上
後悲笑捫蘿而躍表氏惻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剛被
思情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沉不如逐伴歸山去長
笑一聲烟霧深乃擲筆於地撫二子咽泣教聲語恠
曰好在好在吾當承訣矣遂裂衣化為老猿追笑者
躍楸而去將抵深山而復返視恠乃驚惧若魂飛神
喪良久撫二子一慟乃詢於老僧、方悟此猿是貧
道為沙彌時所養開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經過此憐
其慧黠以來帛而易之聞抵洛京獻於天子時有天
使來徃多說其慧黠過人長馴擾於上陽宮內及安
史之亂即不知所之於戲不期今日更覩其怪異耳
碧玉環者本訶陵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頭而徃今
方悟矣恠遂惆悵曩舟六七日携二子而迴棹不復
能之任也

節甲

寶曆中節甲者事茅山道士峭巖峭巖者真有道之
士藥變瓦礫符召鬼神甲精懇虔誠不覺勞苦夕少
安曉晝不安林峭巖亦念之教其藥終不成受其符
竟無應道士曰汝於此二殿無分不可強學授之禁
天地術寰宇之內唯一人而已甲得而歸高至烏江

忽遇會稽辜遭毒蛇螫其足踣楚之聲驚動閭里凡
有術者皆不能禁甲因為治之先以符保其心痛立
止甲曰頑召得本色蛇使攻其毒不然者足碎則矣
是蛇疑人禁之應走數里遂立壇於叢林中廣四丈
以丹素周之乃飛篆字召十里內蛇不移時而至堆
之壇上高丈餘不知幾萬條耳後四大蛇各長三丈
偉如汲桶蟠其堆上時百餘步草木盡夏盡皆黃落
甲乃跪足攀塚上其蛇堆之上以青篋敲四大蛇腦
曰遣汝作五主掌界內之蛇為得使毒害人是者即
住非者即去甲却下蛇堆崩倒大蛇先去小者繼往

以至於盡只有一小蛇出色肖筋其長尺餘惜然不
去甲令昇宰來垂足叱蛇收其毒蛇初展縮難之甲
又叱之如有物促之只可長數寸耳有膏流出其背
不得已而張口向瘡吸之宰覺腦內有物如針走下
蛇遂裂皮成水只有脊骨在地宰遂無苦厚遺之金
帛時維揚有畢生常美蛇千條日戲於闌閭遂大有
資產而建大第及卒其子鬻其第無奈其蛇因以金
帛召甲二至與一符飛其蛇過城垣之外始皆得宅
甲後至浮梁縣時逼春風有茶園之內素有蛇毒人
不敢摘其茗斃者已數十人邑人知甲之神術斂金

常令去其害甲主壇召蛇王有一大蛇如股長丈餘
煥然錦色其從者萬條而大者獨登壇與甲較其術
蛇漸立首隆教天欲過甲之首甲以杖上拄其帽而
高焉蛇首竟困不能逾之乃培為水餘蛇皆斃儻若
蛇首逾甲即甲為水焉從此若園遂絕其毒也甲後
居茅山學道至今猶在焉

高皇

元和中有高皇處士以釣魚為業嘗蟻舟於昭潭夜
僅三更不寐忽見潭上有三大芙蓉江芳頗異有三
美女各踞其上但衣白光潔如雪容華艷媚瑩若神

仙共語曰今夕瀾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賞景堪詠
幽玄其一曰竊有小舟莫聽我語否又一曰縱有非
濯纓之士不足憚也相謂曰昭潭無底橘洲浮信不
虛耳又曰各請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習釋其
次曰吾習道其次曰吾習儒各談本教道義理極精
微一日吾昨宵得不祥之夢二子曰何夢也曰吾夢
子孫倉皇震宅流徙遭人斥逐舉波奔是不祥也二子
曰遊魂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笑來晨得何物食
之曰從其所好僧道儒耳吁吾遠來所論便成先
兆然未必不為禍也言訖逡巡而沒皇聽其語歷

記之及旦果有一僧來渡至中流而溺呈大執曰昨
宵之言不謬耳旋踵一道士儀舟將濟呈遽止之曰
士曰若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雖死無悔不
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續有一儒生挈
書囊徑渡呈懇曰如前去僧道已沒矣儒正色而言
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齋不可虧其吊禮將鼓棹呈
挽書生衣袂曰臂可斬不可渡書生方叫呼於岸側
忽有物如練自潭中飛出繞書生而入呈與渡人遠
前捉其衣襟漿涎沅滑手不可制呈長吁曰命也頃
刻而沒三子而俄有二客乘葉舟而至一叟一少呈

遂謂叟問其姓字叟曰余祁陽山唐句覽今遠長沙
訪張法明威儀呈久聞其高道有神術禮謂甚謹俄
聞岸側有教人哭聲乃三溺死者親屬也叟詰之呈
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開篋取丹筆篆
字命同舟弟子曰為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怪火急
他徒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脚行數里丈
觀大穴明鑿如人間之屋室見三白猪寐於石榻有
小猪數十方戲於旁及持符至三猪忽驚起化白衣
美女小者亦俱為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夢果中
矣曰為某故先師住此多時寧無愛愆容三日徒歸

東海各以明珠為獻弟子曰吾無所用不受而返其
以白叟二大怒曰汝更為我語此畜生明晨速離此
不然當使六丁就穴斬之弟子又去三美女踊悔曰
敬依處分弟子端明晨有黑氣自潭面而出須臾烈
風迅雷激雷如島有三大魚長數丈小魚無數周繞
公流而去叟曰吾此行甚有所利不因子何以去昭
潭之害遂與星乘舟東西耳

蕭曠

蕭曠彈琴洛水之上有女子曰洛浦神女也曠曰或
聞洛神即甄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洛濱為感甄

賦改為洛神賦託於宓妃有之乎女曰有之妾即甄
后也性好鼓琴每彈悲風別鶴椿未嘗不玉箸滴乾
金缸耗盡庭月色若壁蛩悲吟曠曰思王今在何處
女曰見為遮須國王俄有一女曰織絹娘子洛浦龍
君之愛女也曠問龍之作用且畏鐵是乎女曰亢龍
世之老聃思鐵者乃蛟螭輩又曰龍好睡大則千年
小則數百載女命左右酌醴傳觴華艷動人左瓊枝
而右玉樹永夕暢懷

薛昭

薛昭作尉平陸誦為海康民有田叟贈藥一粒曰東

去不獨逃難兼獲美珠果遇蘭昌宮有三女酌醴醑
曰吉：利：好人相逢惡人相避昭躍出曰願備好
人之教詢其姓氏長曰張容雲次曰蕭鳳臺次曰劉
蘭翹蘭翹擲骰子采蓮者薦枕雲容勝昭曰夫人何
許人雲容曰某楊貴妃侍兒嘗獨舞霓裳妃贈詩曰
羅袖動香：不已江漢裏、秋烟裏輕雲嶺上乍搖
風嫩柳堤邊初拂水時皇帝與申天師談道與我緣
雪丹一粒曰汝服之雖死百年遇生人得精氣便為
地仙今已百年昭因詰天師之狀乃曰山叟之魁梧
者又詰蘭鳳二子曰當時宮人為九仙媛所忌毒殺

之葵吾墳側鳳臺歌詩曰眠花不綻幾含悲今日陽
春獨換秋我守孤烟無白日寒雲壘上更添愁蘭翹
曰幽谷啼鶯整羽翰沉沉玉冷自長歎月華不忍高
泉戶露滴松枝一夜寒雲容曰韶光不鑿分成塵曾
遇金丹或有神不意薛生携舊律獨開幽谷一枝春
昭曰誤入宮牆漏個人月華清洗玉階塵自疑飛到
蓬山頂瓊樹三枝半夜春蘭鳳辭去昭與容寢處數
夕不知昏晝容曰吾已蘊矣但衣破得新者可起矣
有金扼臂可驚之市衣昭夜至穴啟視本體果生同
端金陵幽棲至今見在豈非各餌天師之菓乎

鄭德璘

鄭德璘家長沙往江夏省親將返有醜賈舟同宿洞
庭湖畔韋氏女水憲中垂釣德璘以紅綃題詩曰纖
手垂鉤對水憲江蘩秋色艷長江既能解珮投蛟府
更有明珠乞一獲以紅綃惹釣女收得之及明順風
張帆而去將暮漁人曰賈客巨舟沒于洞庭德璘悲
惋為弔韋姝詩曰洞庭風勁荻花秋新沒青娥細浪
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醉而投之水
神持詣水府：君曰德璘異日吾邑明宰召主者送
韋女於鄭生女視府君一老叟也德璘夜半覺有物

觸舟極之乃韋女遂納為室後數年果為已陵令至
洞庭有老叟曰昔日水府活爾性命韋氏謝曰父母
在水府可省覲否叟曰可須臾再沒然無所苦父母
居止與世人無異曰所溺之物皆至此但無火化所
食惟菱芡耳俄船出湖畔





裴翻傳奇各家書目均未著錄僅廣記引之叔強得此鈔本余
初讀之疑即輯自彼書者蓋非特文相同且次序亦正吻合也然
廣記刊本闕顏濬一篇僅刊其目而此則具有蓋廣記乃明
人重刊久非完本此即輯本亦當出自明以前人手也又有廣
記引傳記而此有之者如蕭曠薛昭許篇或是輯者誤入抑
亦廣記重刻本之誤未可知也其每卷前敘事必詳而後輒
異蓋有刪節古尺抄書多有如此者己巳夏末重刊偽裝
題此

戊辰閏二月建德周氏重裝





